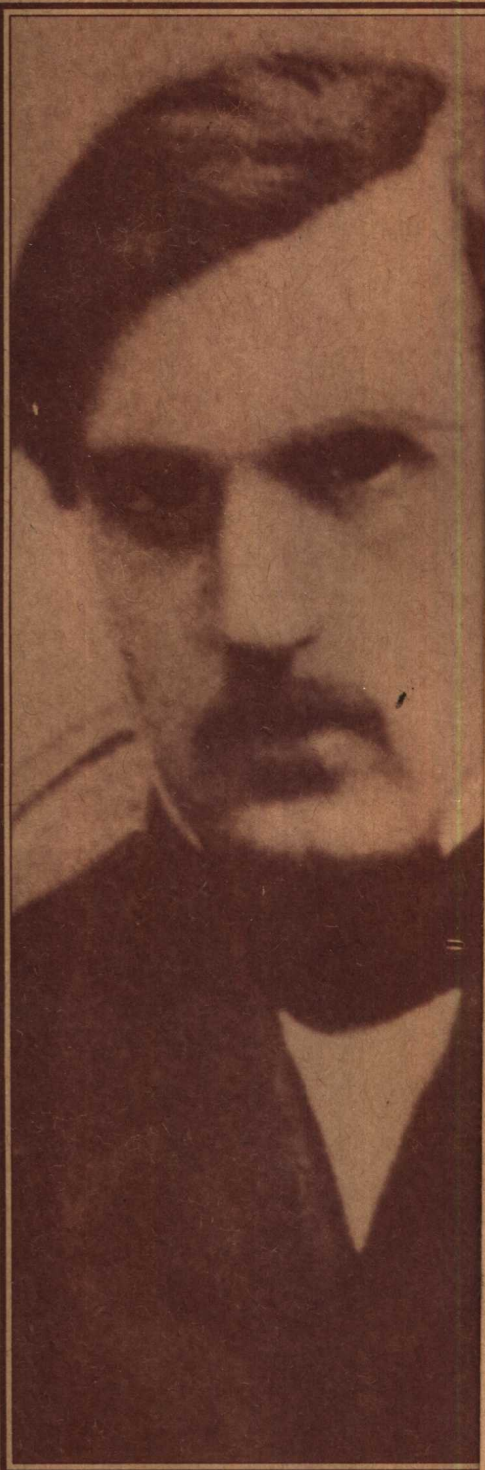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龚古尔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罗新璋 编选

龚古尔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20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龚古尔精选集/ (法) 龚古尔兄弟 (Goncourt, Edmond et Jules.) 著; 罗新璋编选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0. 11

(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/柳鸣九主编)

ISBN 7-5329-1763-0

I. 龚… II. ①龚… ②龚… ③罗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4320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3.875 印张 6 插页 565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定价 29.80 元

出版说明

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，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。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。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、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，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，本社隆重推出“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”。

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，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，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。

书系以“名家、名著、名译、名编选”为目标，分批出版。

对译者、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，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编选者序

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龚古尔兄弟

罗新璋

埃德蒙·德·龚古尔 (Edmond de Goncourt, 1822—1896) 和茹尔·德·龚古尔 (Jules de Goncourt, 1830—1870), 是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两位友于兄弟、勤于笔耕的作家, 像他们这样兄弟两人志同道合, 终身不渝, 通力从事著述, 在法国文学史上可说尚无先例。

龚古尔兄弟出生于洛林省一个取得贵族头衔的中产阶级家庭。祖父是制宪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。父亲曾任拿破仑军队的骑兵队长, 二十六岁时获荣誉团勋章。早年随拿破仑南征北战, 屡次受伤, 征俄回来时伤势甚重, 至四十七岁, 体衰力竭而死。埃德蒙说, 他父亲是军人, 生平不置一件艺术品, 但家用器物质地精美, 耳濡目染, 涵育了他们高雅的趣味。母亲是位品德高尚的巴黎女子。父亲早逝, 他们由母亲一手抚育成人, 母亲心灵细腻, 多愁善感, 对两兄弟颇有影响。

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, 埃德蒙生于南锡。他性情沉静, 中学时志趣在绘画上, 因母亲希望儿子能当上大理院律师, 便于一八四一年学习法律, 并进公证人事务所熟悉诉讼程序。后来为厚俸, 才离开司法界, 进入财政部。

茹尔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巴黎。他自幼体质羸

弱，但是调皮活泼，学业优秀，中学会考时，有好几门功课名列前茅。一八四八年，母亲临终时，把这个十七岁的少年托付给他哥哥；埃德蒙虽然只比茹尔大八岁，却一直像慈父般照应这个弟弟。

母亲身后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，使他们可以衣食不愁，随心所欲，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。但投身文学并不是他们的初衷，那时他们曾想以绘画扬名于世。就是说，他们在成为有闻必录的健笔之前，首先是善于观察的眼睛。

一八四九年七月，两人打起背包，各携手杖，像当年许多画家一样，徒步周游法国，在风景绝胜处，就地写生。兄弟俩备有一个旅途记事本，轮流执笔，开始只记“菜单和当天的里程”，后来点缀些风景描写，渡地中海时，为非洲海岸热带风光所陶醉，旅途印象遂变为真正的文学游记。从此相沿成习，把当天的所见所闻，趁印象鲜明之际，记载入册，以存其真——这就是后来成为他们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，积成卷帙浩繁的《日记》。

他们于当年十二月十七日远游归来，返回巴黎。此后不久兄弟俩写了几个短剧，但既无处发表，更没剧场肯上演。一八五一年上半年，开始写他们的第一本小说《一八……年》。作品是自费印刷，原定当年十二月二日发售，恰逢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，印厂老板怕书名上的《一八……》字样会使人以为影射雾月十八，便把广告招贴之类全部销毁，小说推迟三天发行，无声无息地与读者见面。小说讲一男爱两女的故事，文体造作，总共才销出六十几本，结果两兄弟只好把近千本书搬回家去，堆在顶楼上，后来付之一炬。

一八五二年初，有位表兄，先后创办文艺戏剧周刊《闪电》和《巴黎》晚报，请他们协助撰稿和编辑事宜。两兄弟为

此写了不少文章、小品、美术评论。可是《晚报》上发表的《从乔治路四十三号到拉斐脱路一号巡礼》一文，竟给他们招来一场小小的官司。文中引了十六世纪的一首情诗，被指控为“有伤风化”，受到传讯，在轻罪法庭跟窃贼之流一起受审。后以并非故意伤害风化为由，宣告无罪。

《闪电》从创刊便乏人问津，《巴黎》晚报并不更景气，终于在一八五三年底停刊。两兄弟的新闻事业也就此告一段落。在这两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后来分别收入《一八五二年沙龙画展》(Salon de 1852, 1852)，《旧文重掇》(Pages Retrouvées, 1886)等集子。他们把这一年多的经历称为“文学的练兵生活”，为《夏尔·德马依》和《玛奈特·莎洛蒙》等小说积累了创作素材。

从报刊编辑部撤回到家里，他们开始了毕生的著述生涯。两人志在绘画，又性喜收藏，便设想从前代文物、实物资料入手，重现历史的社会风貌，在五十年代，先后写出十几本史学和传记著作。其间于一八五五年秋和一八六〇年九月曾有意大利和德国之行。

六十年代，是他们转向小说创作的十年，也是奠定他们文学地位的十年。两人勤奋写作，但作品印数不大。他们把文运不佳看作是曲高和寡，聊以自慰。当时虽没有赢得预期的荣名，但在文学圈里已颇受尊重。一八六二年秋，他们开始赴玛蒂尔德·拿破仑亲王夫人的沙龙晚会，并发起文学家聚会的玛尼晚餐会等。因这些社交活动，得以结识波德莱尔、戈蒂耶、福楼拜、居斯塔夫·多列等著名文学家艺术家。一八六八年八月，兄弟二人以八万三千法郎高价，购进蒙莫朗西大街花园住宅一幢；后来根据埃德蒙遗嘱，龚古尔学院最初便创建于此。

一八七〇年，对龚古尔兄弟是生离死别的一年。年初，茹尔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已无法工作，埃德蒙陪他去治疗和休

养，一晚在布洛涅森林散步，突然，茹尔停下来对兄长说：“没关系，随别人去非议好了，总有一天得承认，我们写了《热曼妮·拉赛朵》，这是一本典范型作品，后于我们的，凡以现实主义、自然主义名义制作的作品，此书堪为范本。此其一！还有，提倡十八世纪的艺术趣味，此其二。发现日本艺术，改变世人对东方的看法，此其三。总之，在文学上追求真实，在艺术上复兴十八世纪趣味，替日本绘画打了一个胜仗：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大文艺思潮，倡导者是我们。”

茹尔于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日去世。他的早逝，对兄长埃德蒙是一巨大打击，好比自己死了一半。弟弟是他亲密的朋友，事业的同伴。埃德蒙比较深沉，工作扎实，但艺术家气质不足；茹尔头脑灵活，言词放肆，常有神来之笔。两人的才能相辅相成，在具体作品里往往分不出哪部分是谁写的，但从总的方面说，埃德蒙着重于通篇的构思，茹尔精于文笔的润色。在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里，埃德蒙的劳绩多一点，小说方面则反之。

茹尔周年忌日之后，埃德蒙才重新开始社交生活与文学活动。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四年间，接连发表四部小说。至一八八八年，埃德蒙为《序跋及文学宣言》（*Préfaces et manifestes littéraires*）这个集子写的前言里称：“今天，两兄弟的文学事业已经结束——一个死去多年，一个自知太老”，不能再写大部头作品，只能做些自己喜欢的题目。一是回到十八世纪，编撰悲剧演员克莱蓉小姐和舞蹈演员拉吉玛尔的传记；二是致力于介绍日本绘画，写有《喜多川歌麿》（*Outamaro*, 1891）和《葛饰北斋》（*Hokusai*, 1896）二书；再就是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戏剧：《费洛曼娜修女》（1887）、《热曼妮·拉赛朵》（1889）、《勾栏女艾丽莎》（1890）。

从一八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开始，福楼拜、左拉、龚古尔、屠格涅夫、都德五人常在星期天共进晚餐，当时也叫“福楼拜的礼拜天”。他们一起聚谈，讨论文艺问题。福楼拜死后，都德和左拉建议，由埃德蒙做盟主，改在龚古尔家里。这恰好与埃德蒙打算成立龚古尔学院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便欣然承诺。因一二楼摆设的文物古董甚多，故在顶楼聚会，所以戏称“龚古尔的屋顶上”。

埃德蒙的晚年，生活比较悠闲。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六日，埃德蒙客死于都德的郊区别墅，时年七十四岁。根据遗嘱，埃德蒙把全部产业并版权收入作为基金，创立龚古尔学院，以与敌视新兴文艺潮流、具有保守倾向的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。学院由十位院士组成，每人各授年金一份，以保证生活来源，使其能不偏不倚地从当年出版的青年作家作品里，评选出最有独创性的小说。龚古尔奖始自一九〇三年，每年嘉奖一部小说，历几十年而至今，成为法国声誉最高的非官方文学奖。

龚古尔兄弟的历史著作

一 十八世纪社会风俗史

最初的文学尝试失败后，龚古尔兄弟便把治学方向转向历史，把目光转向他们偏爱的十八世纪。于一八五四、一八五五年，接连写出《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史》(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)，《督政府时期法国社会史》(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e Directoire)。他们颇具雄心，标榜新法治史。“新”在何处呢？有关大革命的政治史已有多种，而社会史尚未出现。他们拟另辟蹊径，开宗创派，

意在用“社会风俗史”，发掘史实的“真相”。为此，他们从废纸堆里、实物资料里去探求当时的社会风貌，“描写一七八九至一八〇〇年间的法兰西及其风俗，精神，民族面貌，社会色彩，生活和民心”，“再现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”。他们在《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史》序里说：“为了要重现这个离我们既远又近的社会，我们查证了一万五千件当时的资料：报纸，书籍，册页等。就是说，凡书中提到的任何一桩小事，任何一句无关紧要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向评论界提供一份资料。”他们的历史著作特点在于，一是引证的材料繁富多样，二是所写的场面翔实生动。他们完成的社会史，是把一幅幅社会生活的场景，按时序连缀而成，生动固然生动，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面不见了，往往带有旖旎的野史色彩。圣勃夫、雨果看了他们的大革命史，曾驰书祝贺；他们再现历史的禀赋，也受到当时史学大师米舍莱的器重。但也有人对他们的治史方法表示异议，认为过于偏重文物资料，甚至挖苦说，这种社会史，只是“大革命中的小插曲”。好心的朋友劝他们莫浪掷精力，于是他们改弦更张，放弃了接着写《帝政时期法国社会史》的计划，把题目缩小，通过未刊书信、亲友回忆、史料遗物等，勾勒历史人物和画坛巨匠，这方面的著作，计有：《莎菲·阿尔努传》(Sophie Arnould, 1857)，《十八世纪人物真影》(Portraits intimes du XVIII^e siècle, 1857)，《玛丽-安托瓦内特传》(Histoire de Marie-Antoinette, 1858)，《十八世纪的艺术》(L'Art du XVIII^e siècle, 1859—1875)，《路易十五的三位情妇》(Les Maîtresses de Louis XV, 1860)，《十八世纪的妇女》(La Femme du XVIII^e siècle, 1862)等。

《路易十五的三位情妇》初版前言里说：“我们拟写的十八世纪史，至此完成。这个世纪的每一阶段，社会方面和风俗方

面的每一变革，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，业已按我们的识见和能力作了研究。《路易十五的三位情妇》把读者带到一七三〇至一七七五年间；《玛丽-安托瓦内特传》则从一七七五到大革命；《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史》，从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；最后，《督政府时期法国社会史》，从一七九四到一八〇〇……书的题目，足以说明我们的意图和目标。通过路易十五三位情妇的生平，描写路易十五朝；通过玛丽-安托瓦内特的生平，描写路易十六朝；通过大革命和督政府时期的社会史，描写大革命年代。”

龚古尔兄弟认为社会史是史学著作中最完善的形式。因为社会史囊括一个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填补了为政治史所遗忘的角落，弥补了为史学家所忽略的领域。他们的具体写法，又可分为两类：一类，如大革命和督政府时期的社会史，以勾画昔日生活的画面，力求传达当时的社会精神；另一类，则是人物传记，写某个特定的人物，以反映围绕着他的那个社会。为了编写这种类型的历史，重现一个特定的社会，不仅要查阅当时的史籍、个人的证词、亲友的回忆，兼及小说剧本、报纸刊物，而且还不能满足于印刷文字，须得考证实物资料，诸如青铜器、大理石、木雕、铜刻、棉布、丝绸，乃至画家的画笔、雕刻家的凿子、建筑师的圆规等等，使史学家的眼睛从前代器物上看到过去，脑海里显现昔日的光景，笔底才能依稀仿佛绘出那社会的生活：“只有描绘出一个时代，才称得上史书，而一个时代若不借助细节，不借助具体而微的细节，就无法描绘出来。”“写历史，如果连那时代的一件长袍、一张菜单都没看到，就写不生动。”

他们这种治史方法，至今已觉不新鲜，但在当年颇有开创之功。不过他们关心的，不是时代风云，而是时代风云的残

剩；他们提供的文物史料，固然凿凿有据，包含部分的真实，展现历史上某些遗忘的角落，但这种探索的方法，所勾画的历史场面，就显得有点器局狭小，习尚浮华。二十年后，埃德蒙重读他们早年写的一部史书时就曾作过这样的检讨：“这本书，读后的印象是，包含许多华美的词章，舞文弄墨的片断，争强斗胜的调门，堆砌芜杂，缺少一条叙述的主线，既无层次，也不连贯。读这部研究著作，感觉不到时代的递嬗变化……一件件事，各自为政，按场景归集在一起，不能给读者以连贯的概念……”

二 十八世纪美术史著作及其他

龚古尔兄弟治十八世纪史的另一重要领域是美术方面，主要是对油画、版画、素描的研究，表现出真正艺术家的热忱和识见。所著《十八世纪的艺术》一书，是足以造成他们荣名的一部著作。此书的价值，首先在于对所论画家作出有见地的评价，往往用一句精辟的话，概括一个画家的特点。在华托备受冷落、无人问津的时候，他们兄弟再三致意，推崇这位具有个人特色、富有艺术魅力的法国画家，称他是“那一世纪最伟大的诗人”；对沙尔丹，认为是从小布尔乔亚中寻找题材、汲取灵感的“市民画家”；指出布歇是时代趣味的典型代表，因为优雅既是他的绘画特色，也是那时的社会风尚。其次，对拉图尔、普吕东等画家，引证大量文献资料，勾画出他们的艺术生涯，把他们的创作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，反过来，又从作品出发，举一反三，说明当时的社会风俗。纵观龚古尔兄弟的画论，既不是圣维克多（1827—1881）式的作笔致生动的描述，也不是泰纳式的阐述一种艺术哲学，而是以画家——而

非作家——的感受，讲解绘画技巧，进行艺术分析，以领悟绘画的内涵，体会绘画的神韵。

为了给《十八世纪的艺术》一书配制插图，龚古尔兄弟，尤其是茹尔，根据大师的原画，用凹版腐蚀制版法，亲自复制不少名画。据估计，茹尔共作铜版画八十六幅。一八五九年二月十七日日记里，茹尔说驰骋想象的文字工作，从未像绘画这样使他们入迷，“不仅忘记了时间，而且忘记了人生的烦恼，世上的一切。”他们把制作铜版画的这份热情，赋予了小说《玛奈特·莎洛蒙》的主人公高利奥里斯，说他进入创作境界，“犹如生活暂时中止”一样。绘画与铜版雕刻对茹尔说来，决不是门外汉的率尔操觚；正如名副其实的作家一样，他也是名副其实的画家。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沙龙画展，茹尔都有作品参展。他的素描、水彩画、铜版画，比同时代有绘画才能的作家要高出许多，除雨果外，缪塞、梅里美、戈蒂耶、波德莱尔等都无法望其项背。

埃德蒙也会画素描，并留下六幅铜版画，但他的嗜好在于收藏文物古玩。他在一封信里说：“我嘛，是个收藏家；为一件古董，一件小摆设，连写作的正经行当都会无心理会。”他晚年写有《艺术家之家》（*La Maison d'un artiste*，1881）一书，书前的短序里说：“近代文学里，描写物已同描写人广泛联系起来。人的一生是在物的包围中度过的，那么为什么不能作物的记事呢？”他把所藏的家珍，油画和素描、青铜和瓷器、家具和壁毯，以及日本的茶巾和卷轴，以收藏家的癖好，一写写了两厚本，计六百五十页！私家收藏之富，简直像生活在美术馆里。眼力之训练，趣味之涵育，天长日久，艺术的感受更趋精微；而感受能力过分精微，趋于极致，终不免带些病态。

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创作

一 龚古尔兄弟合写的小说作品

龚古尔兄弟的文学成就，主要表现在六十年代从事的小说创作方面。

他们曾说：“我们的文学道路相当奇特，由治历史转入写小说。这颇不合乎惯例。然而于我们却顺理成章。历史是根据什么写的？根据资料。而小说的资料，就是人生。”（1860年日记）

他们是从十八世纪的风俗研究转向第二帝国时期的风俗小说创作的。这一转变，以及他们的人生遭遇，给小说创作带来的印记，大致有三点：一，历史的；二，艺术的；三，病态的。

一，他们由“讲述过去”转到“讲述现时”。即由历史转到小说，由社会风俗史转到社会风俗小说，由十八世纪的历史文献转到当代的人文文献。关于小说这种体裁，他们有句名言：“历史是已然如此的小说，小说是理该如此的历史。”他们以治史的严谨态度，来从事小说创作。小说的概念，在他们看来，已有变化。“巴尔扎克以来的小说，与我们父辈所说的小说，已无共同之处。眼下的小说，是根据口述材料或‘写生’材料来写的，正如史书是根据文字材料写成一样。史学家讲述过去，小说家讲述现时。”他们研究十八世纪社会风俗，所凭借的是大量历史文献；他们创作当代社会风俗小说，也援引成例，依靠他们所说的“人文文献”。于是，历来视为想象艺术的小说，在他们手里，奇思异想和罗曼蒂克被革出教门，代之

以口述材料或实地调查，写成具有科学根据的作品，并自诩他们的作品为“这时代最有历史价值的小说，对本世纪精神史提供事实和真相的小说”，而“小说家，实际上只是无故事可述的历史家。”

二，他们由绘画而文学，把美术引入小说，标榜一种“艺术笔法”。所谓“艺术笔法”，就是以细腻的笔触，把艺术之美，也即把艺术感受，把轮廓、色彩、立体感等印象，诉诸文字，为了形容贴切，势必讲究文辞，注重色彩变化，但同时也难免刻意求工，过分离琢，喜用僻字、怪字、行话，还时常自造新词，打破语法结构等等，反映出一种贵族化的文学情趣。这种“艺术笔法”，是他们长年浸润于十八世纪优雅精致的文艺陶冶而成，但与作品所写下层生活时相抵牾，为评论界所诟病。所以，他们虽摹写平民百姓的生活，作品却无法在贫苦大众中普及。

三，他们多写病态人物，开始以生理学，甚至病理学，代替心理学。埃德蒙生性忧郁，情绪低沉；茹尔虽然天性快活，但年纪轻轻便患有隐疾，心理上不免蒙上一层阴影。他们意识到自己“执着，神经质，对事物的感受近乎病态”，自称是“容易冲动的作家”。埃德蒙在给左拉的一封信里说：“我们所有的作品，这或许是付出莫大代价换得的独特之处，落点都在过分敏感上。对这种毛病的描写，我们是近取诸身的。由于不断审视自己，研究自己，剖析自己，结果变得超乎一般的敏感，人生中的芥蒂小事，对我们却成为莫大祸害。”他们往往把意志薄弱、随波逐流的人，把行为不正常、神经有毛病的人，作为书中人物，把小说写成一种病例研究。“唉，是的，我们的作品是病态的……这是我们的不是，但有什么办法，我们是掏出整个心在写作，是跟我们的时代相连的。”作品的基

调之所以忧伤而悲观，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气质，还因为，在这两位观察家看来，时代的现实是丑恶污秽的。

属于龚古尔兄弟合写的小说，共有七部。一八五一年出版的《一八……年》，只是不成功的文学试笔；几部重要作品，均写于六十年代，最后一部《谢凡赛夫人》，出版于一八六九年。这些完成于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九年间的小说，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，恰好反映了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几个侧面。

一八六〇年出版的《夏尔·德马依》(Charles Demailly)，是他们第一部真正的小说。初版题名为《文学家》，颇能指明作品的内容；一八六八年再版时，改以主人公的姓名作题。夏尔·德马依是位醉心于创作的报纸编辑，生平只有“一种爱好，一种忠诚，一种信念，那就是文学”。他的处女作受到批评界贬斥，使他深感痛苦，因为“文学是他的命”。绝望之中，遇到一位赏识其才能的诗人，带他出入文人社团，在一次假面舞会上，结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，由热恋而结婚。但这个无知而恶毒的女人，未过多久，便使丈夫苦恼不已。不断的折磨，感情的创伤，已经排演的剧本给撤下，水性杨花的妻子终于弃他而去，接踵而来的打击，使年轻作家神昏智乱，失去记忆。

小说颇有点自传性质。龚古尔兄弟借主人公的遭遇，抒发自己在文学界的不得志。书中大段大段文字，有的干脆就是从他们日记里搬来的。他们厌恶妇女的情绪，艺术家应独身的主张，行文里已见端倪。作品是根据他们当年在《闪电》周刊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写成的，情节相当单薄，几乎没有多少想象，由主人公的活动，引出一幅幅场景。小说里的二十几个人物，都实有所指。所写诗人作家，即以邦维尔、福楼拜、戈蒂耶等为原型，这是两兄弟参照“人文文献”(document humain)

从事小说创作的肇始。——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自然主义作家的一种创作手法。

《费洛曼娜修女》(Soeur Philomène, 1861)这部小说,用一句话概括,可叫“一绺头发的故事”。费洛曼娜忍受感情波折,出家当了修女,在医院里服侍病人,开始对见习医生怀有未经言宣的好感。后来,这位年轻大夫在做尸体解剖时,得化脓性感染而死。他的同窗好友剪下死者的一绺头发,准备交给不幸的母亲作为纪念。不意修女来为死者祈祷后,放在桌上的头发不翼而飞了。

小说缘起于一八六〇年二月五日,龚古尔兄弟在福楼拜家做客,席间听人讲起卢昂医院修女的事。他们马上产生写成小说的想法。但对医院情况,他们不熟悉。“我们需要对真实,对活生生血淋淋的真实,作一番研究。”经福楼拜介绍,他们去医院观察,向医生采访,收集直接资料。为探求真实,两兄弟迈出他们小说创作、也是自然主义小说创作的重要一步:社会调查。

一八六四年出版的《勒内·莫普兰》(Renée Mauperin),在龚古尔兄弟的小说中,是最有社会意义的一部作品。小说最初拟题名《布尔乔亚少年》(La Jeune Bourgeoisie),后改题《布尔乔亚少女》(La Jeune Bourgeoise),意在描绘布尔乔亚圈内的时尚。勒内·莫普兰代表与作者同时代的“现代少女”,是“近三十年艺术教育”造成的有些男子气质的女孩,喜欢骑马、抽烟,但不失其细腻、高贵,不受习俗约束,我行我素。她哥哥亨利,是七月王朝时期成长的青年律师,见利忘义,把结婚当发财门径,为了猎娶情妇的女儿,连自家的姓氏都可不要,恣意僭取贵族称号。勒内想阻止这桩卑鄙的婚事,让贵族后裔出面表示异议,不料酿成一场决斗,哥哥身亡;她也含恨而